

美国青春文学最新力作

[美] 内德·威兹尼 著 何浩 译

群众出版社

再酷些

be more chill



再酷些

[美] 内德·威兹尼 著 何浩 译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酷些 / (美) 威兹尼著; 何浩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5014-3566-9

I. 再… II. ①威… ②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3354 号

再 酷 些

著 者: [美] 内德·威兹尼

译 者: 何 浩

责任编辑: 萧晓红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168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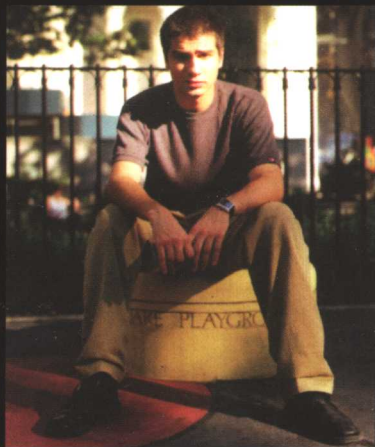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7-5014-3566-9/I·1512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内德·威兹尼

15岁在纽约出版社发表作品，17岁应邀为《纽约时报》撰写专栏文章，成为极受欢迎的专栏作家。出版有图书《少年的反叛》。因其独特的勇气和才情备受关注，被誉为美国文学的新星。内德·威兹尼现年25岁，生活在纽约布兰克林。

责任编辑：萧晓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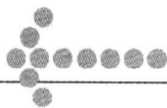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公告

2004 Ned Vizzini/Hyperion Books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ed Vizzini

图字：01 - 2005 - 6088



教室在早上八点四十五的阳光里明亮而鲜活——我甚至能忽略中区高中死气沉沉的日光灯。格雷先生站在讲台上，长长的秃头上只剩下几缕头发和一撮胡须。一份报纸和一盆仙人掌挨着他。他摆出了点名的架势。我的左边是珍娜·罗兰，班上最酷的女孩。

珍娜正在说话：“她就像这样，‘除非你在游泳池里打败我，否则我是不会这样做的。’然后她当然会故意在游泳池里输掉。好一个贱货！”

珍娜喜欢谈论她的朋友伊莎贝拉，就是所谓“真正”的荡妇。我想到这儿，发现事实上，珍娜从未讨论过她的家人、电视节目、交作业的时间，或获得演唱会门票的里里外外，都不在她的讨论之列。像绝大多数的女孩一样，她仅仅讨论着伊莎贝拉如何是个荡妇。

“你真应该看看她穿的都是些啥，就像是一堆垃圾上顶着一只避孕套。”

“她真是个乡巴佬！”安妮笑着说道。安妮是数学班上第二酷的女孩。她坐在我的前面，总是转过身子来跟珍娜说话。补充说明一点事实：珍娜是班上最酷的女孩（一姐），而安妮是第二酷的（二姐）。女孩子们都很有独立意识。

“嗯吭。嗯吭。”格雷先生在教室前面清了清他的嗓子，开始点名了。

“阿比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阿苏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阿特巴诺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阿祖，不是阿苏。”格雷先生茫然地拔着他的仙人掌上的刺。这仿佛从来没使他受伤。

“到！”

“卡妮莉亚！”

克里斯汀举起手。我注视着她。她看起来美丽极了。“到！”

我低下头。

“达沃克·诺文奇！”



“到!”

“戈伦斯柯!”

“到!”

“海瑞?”

哦，到我了。

有趣的一幕发生了!这一幕从他们开始点名时就一直困扰着我(五年级时)。当点到我的名字时，我不会说“Here”。这把老师们搞糊涂了。我会安静地举起我的手，然后说“Present”。坐在教室前排的同学在窃笑。他们是在笑话我吗?是吗?永远不是太确信。我拉出我的预先印刷好的受辱备忘录，在顶端写下日期，然后在“偷笑”类旁边做了一个标记。我轻轻地把它折好以防被珍娜看到。然后调整了一下耳朵去听她们像猫似的暗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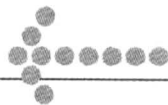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数年，我的受辱备忘录日渐增长，并且分了很多的种类，比如最近的备忘录就包括窃笑、大笑、肆虐的流言蜚语、与人见面时不点头回应(这可是我们中学标准的打招呼的方式)。不跟人打招呼、不跟人握手，当众矢口否认以前的说法、不愿重复讲一个笑话及其他一些令我难堪的事情。通过受辱备忘录，我得以客观地、数量化地跟踪记录我的社会地位。

我把这当成自己的秘密，每次都要确信没人注意到它时才在上面做标记。尽管我并不情愿做这些标记。

教室的前面，格雷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“K”字——K总与数学分不开。只要看见它出现你就得提心吊胆了。格雷先生年纪大了，听力不太好，所以珍娜仍然谈笑风生，而我也继续侧耳倾听。

“伊丽莎白是这样说的，‘我们能去哪儿呢?我不像你有车。’那个男人则会说，”——珍娜压低声音说道，“‘来，宝贝，上车吧!’而她真的这样去做了!真不可思议!”

安妮竖起耳朵在听，一边附和着。她伸长了脖子像是要把每一个字吸进去似的。现在还是十月中旬，新学年刚刚开头。她们当然还不能停止谈论不久前夏日里发生的故事。“故事说的是杰克·狄令格和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模特发生了关系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模特是杰克的父亲泡的妞儿——这我倒相信，杰克什么



事都能干得出来。”而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周末的派对，以及马上要举行的测验，还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万圣节舞会的八卦消息。

“我听说布莉·安娜找了五个男孩子做候选舞伴？因为你永远不敢确信踢足球的男生什么时候会崴了脚而不能去跳舞。”安妮兴奋地说道。

珍娜反应冷淡，并不吭声。“我初中时就有这种体会了。我当时的男友把腿摔断了，我不得不和拄着拐杖、绑着铁板的他跳舞。那种感觉真是太糟糕了！”

我把注意力转向教室里的另一帮活跃分子。马尔克斯·杰克逊和另一个实际上叫做杰克逊·马尔克斯的小伙子在谈论电视游戏。罗波大约是解决了一道后微积分学方面的难题，兴奋地挤眉弄眼，抠鼻子掏耳朵，仿佛要将五官重组似的。巴巴里正炫耀着他刚从网上订购了一个博士学位，所以人们现在都得称他“巴巴里博士”了。而克里斯汀则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前面，仿佛置身在透明的豆荚里。她看起来漂亮极了。

“噢，我听说克里斯汀·加尼格里亚又有一个新的追求者了。”珍娜说道。哟！我感觉到当头一击。

“珍娜！”安妮低声说着，仿佛在防备什么似的。“他就在那儿呢！”

我脑袋里嗡嗡作响。呆呆地，僵直地坐着。镇静！镇静！我对自己说。我的头是背对着她们的，所以她们应该不知道我在偷听，而我全听到了。快疯了，我！我瞥了一眼珍娜。她装作不经意地看着我。我转过头。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她对安妮说道，“我听说他给克里斯汀写了一封情书。”

我从来没写过什么鬼信！甚至几乎没和克里斯汀说上一句话，除了那次在学生会办公室的外面。营养谷物机的门闩被卡住了，我告诉她：“不要按 C7！否则这机器的门闩会卡住的。”

我不能和克里斯汀说话，只能默默地偷看她。想，不停地想象着她的一切。因为她太完美了，你明白吗？她很聪明，温柔而善解人意。除了美貌之外，她还拥有所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。但是即便她白痴又卑琐，她在我心里仍然是美丽的。我注定要被她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“他疯了。”珍娜说道。

听了她们的谈话之后，这一天的噩梦开始了。在我的包里放着一个巧克力做的莎士比亚像。像那些复活节上的巧克力兔子一样，只是做成了莎士比亚的形状罢了。我正打算在今天第一次排练时送给她。我得抓住这个机会。

珍娜小声地说着些什么，我听不太清。我偷偷拿出我的受辱备忘录，在“难堪的事件”下面做了一个记号。因为我没有专门的一栏用来记录别人对我的背后议论。我应该设这一栏的。正在这时，格里奇做了一个他的经典手势，我被叫起来回答问题：“杰里米，你能告诉我们这个角度应该是多少吗？”

我的笔记本没有打开。它被用来掩护我的受辱备忘录了。我的神经元还没来



得及解极化呢——这是我在生物课上学来的术语。

这是今天第二件“令我难堪的事件”。

三

中饭时我去找我最好的朋友迈克·梅尔。迈克每天都会坐在自助餐厅里不同的地方——有时在门内长长的福米加^①桌子边；有时坐在门外伤痕斑驳的野餐长椅上，周围有大只的蜜蜂。但是你总能找到他，因为他是个高大的白人男孩，有像黑人一样的蓬松头发，戴着巨大的耳机。耳机上有像老式电话机一样螺旋形的线垂下来。那耳机令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清静下来。不管是跟那些男同性恋者或是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讨厌鬼，或是在女孩们的餐桌（尽管迈克只会跟亚洲的女孩们坐一块）边，当他戴着耳机时，没人会打扰他，因为看起来好像他正在想什么要紧事似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一走近一边问他。中饭时迈克并不听耳机里播放的任何东西，他只是喜欢它们戴在头上的感觉罢了。“咕噜咕噜。”他答道，狼吞虎咽地吃着一个鱼肉三明治，和着奶酪跟巧克力奶。“想喝一口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有一个大问题！”我说道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莎士比亚像。它被包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包装箔里。扑通一声，我把它放在桌子上，把肘支在它的两边，保护它。

“我想我不能把这个给克里斯汀！”

“吧唧吧唧，噢。”迈克打着饱嗝。

“迈克！”我叫他。

“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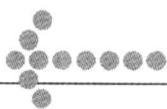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想把那个消灭干净吗？”

迈克笑了笑，使得咀嚼过的鱼肉跟奶酪从嘴缝间直滑而出，掉在他面前的盘子上，像画地图似的。

“破脑袋！”我笑道，“大家都在瞅你呢。”

“噢！噢！”迈克打着嗝说。当食物滑出时，他的喉结上下抖动着。“好，这样啊。”他喝了些牛奶，用手背擦了擦嘴。“跟克里斯汀的事怎么样了？你出局

① 福米加，贴于家具等表面的抗热硬塑薄板。



了吗?”

“嗯，噢。”我都还没碰过我的食物呢，“太糟糕了。”

“发生什么糟糕的事了?我整个知道这件事是怎样的。你向她表白了吗?”

“没有。但是大家觉得我已经做了类似于表白的事情。”

“不!”迈克说。他此刻正在吃着一个橘子味的冰淇淋。“你做的事情跟大家所想象的是很不一样的。人言可畏呢!”

“他们认为我给了克里斯汀一封信。”

迈克晃着身子，笑着说：“你有情哟，我有意。^①”我一拳朝他肩上打去，“啊哟!”他叫道。

“不是 Wecker 乐队的歌，成么?”

“我会尽力的。”迈克十指交叉着。“谁认为你给克里斯汀写了一封信?”

“珍娜·罗兰。她还说我是她的‘新爱慕者’。”

“你真女人气!”迈克站起来把手中的盘子随手扔在旁边的垃圾箱里。“什么?克里斯汀介意吗?那才是重要，不是吗?”

“是的，她是核心人物。但是她并不是这件事情中惟一的决定因素。”我说道，一边拿手比划着强调现在的状况。“问题是，我是否还要把这个送给她呢?这样会不会太像在追她呢?”

“杰里米。”迈克扣好他 T 恤上的扣子，说道，“那个巧克力塑成的莎士比亚可是个天才人物。她会喜欢巧克力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，除了那些只喜欢炸薯条的变态狂们——迈克盯着邻桌一个染了一头红发的女孩子，她正吃着炸薯条——而且她同你一起演一出莎士比亚的剧。不容置疑，她会喜欢莎士比亚的!”

“但是如果她知道我是个霉运缠身的倒霉鬼呢?”我开始消灭托盘里的大豆沙拉。它是凉的，吃起来感觉冷飕飕的。

“帅哥，”迈克说道，“想想如果你不把这个给她，你会有什么感觉。想想你今晚在家会有怎样的感觉。优柔寡断，就会错失了良机。”

“哦，我或许会有这样的感觉……”就像我一直所做的那样，那种感觉就像我不敢拨下一个电话号码，不敢在舞会上跳舞，或者找一个钟情的女朋友。像我曾经所经历的那样。“像废物一般!”

“好，那么就把这个送给她吧——”

“哟，大笨人!你能从垃圾桶边坐开吗?”瑞奇对迈克说道。瑞奇到场了。抢

① I've got your letter! / You've got my song. “我得到了你的信/你得到了我的歌。”此处意译为“你有情哟，我有意。”而下句中的问话承接的是这句中的“song”，因为迈克很喜欢 Wecker 乐队的歌，所以借此机会打趣他。



座位是他最擅长的了。他比我们矮但是很健壮。他有一头金发，脑勺上又翘着一缕红色的头发，像只公鸡似的。迈克挪到一边去了，瑞奇把整个盘子的东西都倒在垃圾桶里，连盘子都扔了进去。他看了看我们。

“怎么了，小流氓？”

四

傍晚时分，我走进中区中学有着修长的大门、粉刷得极好的礼堂——我们学校有一条高大的走廊，你需要从它中间通过，因此整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新泽西州的长城。一侧传来游泳队的回音，一侧则是剧场的门开开关关的声响。这正是我要去的地方。

到目前为止，在高中（在初中我同样有着丰富的经历），我已经参加过《暴风雨》和查理·布朗推崇的《你是个好人》的演出了。

同时，遗传老妈的爱好。在学校，我关注有关校园剧的一切。放学后，洗澡时我都在温习台词。当一场剧要上演时，前一周还看起来完全不成体统，却能在最后一刻整合起来：怎样努力让第二次演出比第一次更好；大家演出结束时如何鞠躬谢幕；父母们都站起来了，卖弄着手中的数码摄像机的场景。尽管演出服装很闷热，但演出使你顾不得了。这是我为艺术所付出的代价。还有，诱人的剧组联欢。尽管我从未参加，但我很喜欢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演员们都很伟大。

“嘿，你参演这出剧了吗？”我问坐在我旁边跟我一块上数学课的马克·杰克逊。他是我的朋友，很多个朋友中的一个。

“是的，这件美差有我的一份。”他说道，一边玩着掌上游戏机。“这个剧叫什么来着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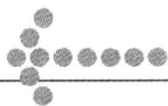
“《仲夏夜之梦》”我答道，“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出演的剧名？”我在心里暗暗地说。

“《仲夏夜之梦》，我知道了。”

我坐着离他两个座位。这个座位上像是沾染着避孕套的残渣——有一次在我房间里我也摆弄过一个，看它在镜子里是什么样子的。否则我也不会知道。

“真刺激，刺激得要死了！”马克说道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

“我在说游戏呢。唉，你少管闲事吧！”我瞅了瞅马克玩的游戏。喔，或者我真是多管闲事了！看起来他正驾驶着一辆跑车^①在地铁轨道里横冲直撞，用一把巨能的来复步枪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射击。

“不要偷窥了，大傻瓜！”马克说道，兀自把他的游戏机移开了，危及了他的驾驶和射击。“我是学校里惟一个能 KAP Three 的人。你应该付我五块，因为我让你大饱了眼福。”

“KAP Three 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杀死所有的人，三次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沉默了。

“你从没听说过杀光所有人吗？你有什么毛病吗？”马克盯着我。我沉默地坐着，头跟嘴巴都一动不动，目视前方。过了几秒钟，马克挪了一个座位，就好像我有疱疹似的（或者是狼疮）。然后我坐到下一排去了。

“操，杰里米！你不会这么贱吧！”他骂道。正在这时，很少因为什么事迟到的克里斯汀，走下走廊经过我们身边。克里斯汀滴溜溜地转着眼睛打量着马克，也可能顺便扫了我一两眼。喔，老师啥时候到这来了呢？

“啊啊啊啊！”雷先生大叫着走进了剧场。“哇哇哇哇！大家好！你们或许还不知道，我可有一副极具威力的男高音嗓子！”

“真倒霉！这个家伙没什么能耐，只会说好听的。”马克在我后面说道。他的游戏机上那些无家可归的数码小人正在临死前痛苦地呻吟着。

“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们！”雷先生戴着麦克风上了舞台。他根本就用不着麦克风。“很荣幸为我这副好嗓子找到这么忠实的听众。啦啦啦啦啦！也很高兴找到这么棒的演员！让我们一同享受这部剧带来的喜悦。”雷先生个子高高的，却瘦得只剩皮包骨头。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。白天他的工作是教外语。

“现在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。我会给你们分配各自的角色。杰里米！”

“到！”我站起来答道。

“不需要站起来。你一定稍稍知道你得到了来山得这个角色。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角色，会花费你很多时间。”

“谢谢你，雷先生。”

“杰克？”

杰克也参演这部剧吗？难道呆在足球队里，泡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模特，担任后勤机构的领导对他来说还不够吗？他坐在我前面，在座位上稍微动了动，示意雷先生他到了。

“你饰演的是狄米特律斯，另一个高难度的角色。做好背大量台词的准

① SUV 全称是 sport utility vehicle，即运动型多用途车。



备吧。”

“没问题!”杰克答道。

“帕克!我的帕克在哪里?克里斯汀在哪?”

克里斯汀正跟杰克坐在一块。我只能看到她金黄的头发。

“你在开玩笑吧!”她激动地叫道,“要我演帕克?”

“是你,小姐。你演帕克。”

“好!”克里斯汀跳了起来,握着拳头。所有人都用尊敬的眼神看着她。或许只是我这样想罢了。当女孩子们高兴得跳起来时,像在上演《猜价格》^①,看着挺可爱。

“不要太兴奋,克里斯汀!会有多得让你哭的台词等着你哦,哈哈哈哈哈!”雷先生穿梭在海伦娜等一大堆人中间。坐在我后面玩着游戏机的马克,要装扮成小精灵,真让我欣慰。

“好,角色就安排到这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申台词了。小姐们,每个人去取两把金属椅子,然后把它们放在舞台上。”

“谁?”坐在前面的女孩子们像被弄糊涂了。从后面看她们迷茫的样子很有趣。她们耸着肩,挤成一团。克里斯汀是惟一个我听到出声的人,“我们如何去取椅子呢?”

“安静,安静!为了公平起见,明天会轮着男生们去取凳子。”雷先生说道,“先生们!别吵了!选出一个代表去教师休息室,让他们用微波炉把我的热水袋加热!”

“整个排练都是这么安排吗?”我问道。我不想去干这种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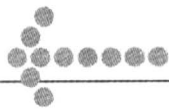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,杰里米。只是今天而已。下次会在女生当中选一个代表去做。”

“我不太明白。”马克在我身后说道,“你能再说一遍吗?”

“好吧。”雷先生解释道,“第一天女生摆凳子,男生选一个代表去取我的热水袋;第二天男生摆凳子,女生选一个代表去取我的热水袋;依此类推……谁还有疑问吗?”

当然有疑问啦。前面有人站起来表示异议,然后又一个,又一个。当我们最终把问题都弄明白了,一个叫乔纳的、口齿有些不清的小伙子被分配去取热水袋。女孩子们费力地搬着凳子。终于雷先生把我们带到舞台上。我们坐成一圈。女孩子们用椅子围成的圈有些小。好像到了玩老鹰抓小鸡的时候,但实际上我们要排练《仲夏夜之梦》的台词。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,我已经上中学了。我不得不提醒自己。

^① 一个类似“幸运52”的电视节目。



五

在礼堂里我抢占了克里斯汀旁边的位置。

“嘿，祝贺你！”我目不斜视，故作镇定地说道，希望克里斯汀能注意到我。“出演帕克！”

“废什么话？”她转过身，不友好地说。克里斯汀有棕色的眼睛和一头金色的头发。近看，她就像所有娇小可爱的电影准明星一样。她们都不出现在真正的电影里，但你可以从一些八卦杂志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见着她们，都是用电脑合成出来的模样。有技术人员专门调整比例，所以没有什么地方显得不真实。“我不敢相信他竟然要我们给他取凳子——这合规定吗？”

“嗯，我不这样认为。但是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糟糕。”

“是的，不管怎样，宪法规定，没有任何人有歧视的权利。”

“我们还不具有任何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呢，谁让我们是学生呢。”

“太糟糕啦。”她忿忿地说道。

“耶……”我拍了拍装在口袋里的莎士比亚像的头，说道，“我是杰里米。”我伸出手去握她的手，马上又缩了回来——我不想让别人看到。

“我知道你是谁。”克里斯汀说，“你跟我一块上数学课，对吗？”

“是哦。”我假装并不太清楚这个事实。“但是你知道，你或许会跟某个人同学很久却不知道……”

“来山得！”雷先生厉声叫道，“该你了！”

“唔……”我是来山得吗？我有点疑惑。

“我是来山得吗？”我问道。

是的，雷先生答道。

“好，嗯……”我吞吐了，“你已经得到她父亲的爱，狄米特律斯。让我保有着赫米娅的爱吧！你去跟她的父亲结婚好了。”

雷先生说：“谢谢你，杰里米。”他舔了舔嘴唇。这是大人们用来表示生气或失望的方式。“真精彩！”他称赞说。

我：噢，殿下，我和他出身一样好；我和他一样有钱——

克里斯汀：我讨厌他。他的英语糟糕透了，不能教——

我：比起这些来更值得夸耀的是，美丽的赫米娅爱的是我——



克里斯汀：我在认真地考虑写一封关于他的信给美突城^①地方新闻报/论坛报。

我搞不清楚克里斯汀是否喜欢我，或许她只是讨厌雷先生而已。但不管是哪种可能，她说了那样的话。这是你无可辩驳的。

我继续排练台词。每次剧组合台词，遇到甜言蜜语式的台词时(你知道莎士比亚，他剧中的甜言蜜语常常甜得你骨头酥软)，我会对着克里斯汀，歪着脑袋。这样我就能通过声波与克里斯汀的脸蛋发生亲密接触^②。她会用一些觉察不出的方式回应我，这些或许是我梦寐以求的。

看到了吗，每当我同女孩子们说话，我会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，或者丝毫没有了知觉。什么事都不过如此而已。当我拱起后背，我的绝望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舒解。我能感觉到我所有的器官都回复到了正常的位置，眼球能精确地确定克里斯汀的腿离我有多远。当我们的腿偶尔触碰到时，我想知道是她故意的，还是我故意的，或者只是碰巧而已。当我们的腿碰到时她怎能不注意到?她怎会不察觉到我不自然的眼神?又不能不留意到，我的白袜子在我的裤腿与鞋子之间那么引人注目?

“来山得!”雷先生又一次中途厉声叫道，尽管现在还在排演仙子们的戏。我把台词搞混了。克里斯汀笑了，但并没使我好受一些。我回赠了她一个笑脸，尽管她或许并不是在笑我，或者是她用了错误的太监方式来嘲笑我。

很好，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。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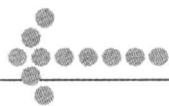
“再会了!肯赏个脸儿的话，就请拍两下手，多谢多谢!”克里斯汀念道。《仲夏夜之梦》排演完了，除了欢呼，剧场里别无所。傍晚五点半，在这个糟糕的地方我汗流浹背了。

“哟呀哟使劲……”演员们合力把我们用过的椅子移回原处。一些人已经中途离开了，但剧场里仍有很多我们的人，包括正在打盹的雷先生。

“好，唔。”雷先生醒来了，“今天就排练到这儿吧。明天我们接着排练来

①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镇，是魔术大师大卫·科波菲尔的故乡。

② Ruffle some molecules on her cheek. 影响她面颊上的一些分子。这或许就是所谓美国式的幽默吧。



山得和德米特里厄斯的戏。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到场。”他哈欠连天地讲完话。

争吵，聊天，打哈欠。我们把雷先生甩在身后，留下他望着我们的背影发愣。这是我最后跟克里斯汀套近乎的机会。我寻思先把莎士比亚形状的巧克力送给她；然后圆滑地暗示她——我是她的朋友，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；最后潇洒地离开剧场。

“喂，克里斯汀！”在她走下舞台前我开始行动，对着她的后脑勺叫道。在我的左边口袋里，一只拳头紧张地攥紧又松开。在我右边口袋里，我要送她的巧克力顶得老高。“你听说过有关我的一些事情吗？啊，有关我给了你一封信的传言？”我问道。

“嗯？”她看着我，听她的语气很不高兴。

“一封信，比如……今天早上数学课时珍娜坐在我旁边。你知道的，她说了一些关于我给了你一封情书的事情。事实上，我对你并不十分了解。因此这里可能有着误会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。”

我也不明白啊，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。她不明白我所指的误会是什么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

“你是想确认你并没有写信给我吗？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克里斯汀把屁股倚在折叠椅上说道。

“我只是害怕流言会散布开来。你知道的，它们真的很可怕，而且……”

“你没有写信给我，是吗？”她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没有给我写过任何信。你满意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很高兴——”

“你为没有写过信给我感到很自豪吗？”她生气地打断我。倚着的椅子颤抖着。

“这是你今天的战果吗？没有给我任何东西？”

“不，不，事实上，我——”

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克里斯汀气恼地走下舞台，只留下她的背影。

“等等，克里斯汀——”我喊道。

但是她已经走出剧院了。她走得很慢，好像在自言自语，或许是有关雷先生的，更可能是关于我的。我希望又害怕。突然她在门口停了一下，愤怒地回望了一眼。仿佛在思量着，琢磨着——他的名字是杰里米。然后她离开了，就仿佛，你知道，若一头恐龙在剧院的地板上蜿蜒而行，定会把她视为同伴。